

我們的話



前言

最初策劃這個報導校內同學的專欄，本來是希望一方面向經已畢業的學長們報告一下我們的現況，使他們能知道北醫的近貌；另一方面使在學的弟妹們了解高年級的情形，作為他們未來的參考。可是，實際報導起來，才發覺困難重重，實在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而目前最感遺憾的，就是未能把畢業學長的話留下，這祇好寄望下期海杏補上這一筆爛帳了。

一、二年級

新鮮人剛踏入新鮮的環境，所遇到的問題和觀感是特別多的，試聽聽他們對這陌生環境的細語吧！

「第一步踏進北醫，覺得很多不對勁，如學校比同類型的小，設備太少又不齊全……。」

「還有，女孩子沒有宿舍，實在太不方便，現有的宿舍實應改為女生宿舍才對。」

「對呀！沒有女生宿舍，對我們女生來說太不方便了，初來的時候，無親無故，自己找地方住，

東奔西跑的，徬徨死了，起初真是有回家的念頭。」

「我們男生也覺得沒有女生宿舍，晚上校園是冷冷清清，不是味道。」

「我們建議校方最好能把男生宿舍改為女生宿舍，北醫女孩子不多，這座小宿舍最適合不過了。」

「男生宿舍設備算是比其他大專院校好，但覺得擠了一點，晚上十一點就把大門關了，好像有點那個。」

「另外，洗手間的設備及打掃都很是問題，尤其是女生洗手間，情況惡劣到不能令人忍受的。」

「其實，北醫周圍的環境也不太理想，而校園荒地可多着，真正可以憩息的地方卻沒有。」

「說起來可真是的，在放學後，不是運動打球，就是回家，學生活動中心不提，社團簡陋不在話下，交誼的地方也要借用破舊的餐廳，為何活動中心不發展一下呢？正如我們急需一座禮堂一樣。」

離開了溫暖的家，再也不容易吃到夠火候的、夠火路的、媽媽親手做的……了，這班新鮮人如何去適應「食」的問題呢？

「通常好的吃飯地方並不多，學校餐廳的衛生使人覺得沒有安全感，校外的也沒有保障，大概北醫患肝炎的比率很高吧！」

「比較好的，我覺得是北醫附設醫院餐廳，菜是貴一點，味道也不十分好，但卻舒服多了，也比較清潔些。」

「那些自助餐形式的飯廳，吃多了便厭膩，其實也不求什麼口味了，吃得下去就算了。」

「不單如此，那些飯廳，價錢愈來愈貴，營業時間很短，遲一些去菜都跑光了，伙食問題比起他國立大學差遠了。」

北僑雖然今年度比較沉寂，但聯絡上，交流不錯，有些人認為學長制度對僑生來說需求度不低，且聽聽他們的意見。

「很多老大都很有主動、很親切的告訴我們很多要注意的事，不限於學業課程，還包括生活上的種種，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傳統，如果一級一級的傳下去，對初來步到的輔導是很有用的。」

「高年級與低年級可能距離較遠，交流不多，可能是北僑沒有注意這點的補足。」

言語問題是新來僑生最感頭痛的，尤其是說廣東話的一群，正是俗語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

「無辦法，當我們說出很重的廣東腔國語，常常言不達意，手舞足道，亦不能說出心中的話，人家又聽不懂，真是啼笑皆非。」

「就是了，所以我們走在一起的時候，自然便會說廣東話，不可能用自己也聽不懂的廣東國語來交談。」

「不是這樣說，把國語講好是應該的，有少部份僑生，在公眾場所或教室裏，大聲地說方言，實在使旁人討厭，就是我們自己聽起來也不是味兒。」

關於一、二年級交異性朋友，且看看他們的觀感。

「我想還不必太着意去找的，反正現在年紀尚輕；不過，接觸是可以的，已是大學生了，不能甚麼也不懂。」

「不過醫學院裏功課很重，對這些事不能花太多時間，唯恐的是捨本逐末，害了大事。」

「有人說找異性朋友，不要在北醫找，距離太短，很多不便之處，不過我以為如果是真情表露的

也不用怕距離太短。僑生到外邊找異性朋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要視個人觀感而異。」

「北醫女孩子着意打扮的不多，大概是醫學院務實的風氣，不過北醫女孩子好像帶有些男子氣，沒有文學院的女孩子味。」

「僑生如果在這裏找着異性朋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話，他們也產生很多問題，如果返回僑居地，對方不一定習慣，若是留台，又好像拋棄很多似的，還有台灣人的地域觀念尚很濃厚，這些都是問題所在。」

由於很多僑居地對台灣的學位並不承認，所以新鮮人對唸完書後的發展，並無很明確的意見表示。

「前途可以說是不太光明，只是走着瞧。」

「如果有機會，希望唸完這裏後，能到外國深造，多學一些，將來貢獻也可以大些。」

「看看老大們有甚麼好出路吧！做好一個起步，為後起者開條生路，是很需要的。」

僑生在別人眼中或自己心中，都好像是過客，但他們都希望在自由祖國中學到想要追求的學問、民主制度和中國文化，當他朝一日，學成後返回僑居地就可以發揚開去，將悠久的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大洲、各角落，這是我們每一個僑生身負的重要責任。



三、四年級

從光着身子來的歲月，過渡到 Seatology 、 Koukology 、 Copylogy 的年代，而至輪流把醫院來觀光的時刻，他們這一群究竟……。

基礎生涯多少事

剛進入基礎醫學之門，滿腦子所想的都是被“宰”被“當”的恐懼。由於缺乏別人的指導，內心感到非常徬徨和苦悶，在個人獨自的摸索中，深深地體會到自助天助的真諦。經過了一年的滄桑史後，四年級比較能適應了這種氣壓，但是繁重的功課和考試壓力仍使人喘不過氣。

通常他們都感覺到許多學科修完之後，纔懂得如何去唸。例如解剖已經修完纔知道如何把握重點，唸那幾本書，雖然學長也有指導，但仍是人言人語，還是要自己親身走過那條同樣的老路，方真正領略箇中三昧。可惜高年級後不准再進解剖實驗室，否則能夠重新複習一遍多麼好！

他們都深感生化、生理基礎不夠穩，要看深入的書本比較困難。像生化方面比較忽略在 Clinical 上的課程，一接觸到臨床方面的生化問題便有捉襟見肘的感覺。另外在實驗課程方面，指導老師缺乏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有時實驗往往不能與 lecture 配合，更遑論與臨床連貫起來了。

許多同學曾經看過台大解剖學的教學電影，印象之深，比起死背書容易記憶得多，可惜我們學校沒有教學電影的購置，這要算是我們最大的遺憾了！有時某些幻燈片製作相當差，用望遠鏡也看不清楚，在這黑漆漆的環境裡，加上人氣、暑氣，試問如何能集中精神而不去夢「周公」呢！

考試成績差的同學，都是需要先作自我檢討的，不過我們大多數的例子都是發生在適應問題上，若果把所有的責任都加在學生身上是有點不公平的，又有多少老師曾經積極輔導和鼓勵成績不好的同學呢！筆者有點感慨的覺得“祇有我們大家都把手伸出來”相信情況會好一些吧！

擇友乎！擇偶乎！

說到對於三、四年級結交異性朋友的問題，無論贊成與否，大家都十分感興趣，且是衆說紛云，莫衷一是。

「我認為三、四年級最好不要亂交異性朋友，現在唸書的時間還恐不夠，那有時間去談情說愛。」

「話可不是這樣說，什麼亂交雜交的。正是因為三、四年級功課壓力重，才需要一個異性知己來傾訴，平衡、平衡一下。」

「以上皆非也，我覺得若果一定要在三、四年級交異性朋友的話，最好打班上的主意，一來可以互相切磋討論，三來還可派出前哨站，儘量搜集考古情報。」

「其實阿B說的也離譜，並不一定要唸醫學院或甚至打班上的主意，三、四年級實在功課忙，壓力也大，大家做個普通朋友，亦無須甚麼山盟海誓，祇要對方能夠體諒冷板，以及自己適當控制約會日程表，萬事大吉。」

許多時候藏在內心深處的話，就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願意講，但卻願意向異性朋友傾吐。不過，如何結交異性朋友，這纔是令人傷透腦筋呢！

假如時光倒流……

他們都認為對於低年級的同學來說，沒有唸高年級課本的必要，看過了不見得一定記得，若有餘力去做事倍而功半的功夫，倒不如將當年的功課唸好纔重要。假若時光可以倒流，能夠重溫一、二年級那段輕鬆的日子，他們都覺得應該重新好好安排一下。有些說要把英文學好，有些卻認為社團活動以往太不積極了，有些則覺得要多培養對運動的興趣，如今考試接二連三，坐的時間比站的多，但見月月心廣體胖，到畢業時便可出欄了。

多加一點點

身為老大哥、老大姐們的，應該走出書齋，多給予學弟、學妹們家的溫暖，多些接觸聯繫，主動給予輔導和幫助，這都是他們心底裡的話。基礎醫

學的每個科目都有很多參考書，在那麼多的書本中，唸那一本比較適合？如何去唸？那些部份日後臨床應用很重要？在到醫院實習時，更需要在醫院工作的學長的主動指導，將你們寶貴的經驗告訴他們。多年來，他們都深切地希望建立學長制，以提高學術的風氣，讓北僑在北醫的泥土中長出新芽。



五、六年級

敬愛的學長們：

在臨床醫學生涯的我們又能向您們報告些甚麼呢？您們所懷念的過去就是我們所處的現在了。在北醫就了五、六寒暑，我們還不是匆匆的來回走著那條您我都熟悉的百米道！看著每天的日出、日落，每年的花開、花謝，我們也是和當年的您們一樣感慨韶光之易逝！假如您認為傳統是美德，沒有甚麼不對勁的話，我願意告訴您們，現在我們還是在十多年前的老房子裡，用著使用了十多年的舊儀器，做著十多年來都一樣的實驗。每天早上，我們還是穿起那洗得潔白耀眼的衣服去「逛」醫院，當然，當年您們很少光臨的某些科別，例如那間在中華路北站下車後還要走一段很長的路才能到達的醫院，我們也是規矩地按照傳統在睡夢中報到。這個學期，學校每星期編了兩個鐘頭的「導師時間」，在我們高年級裡，不問可知必然是效果不彰的了。最近且聞要實行每堂課點名的制度，可能我們以後曠課的日子不及您們多了！

親愛的學弟學妹們：

要向您們談讀書，談生活，談做 Clerk 的一切，實在有點兒慚愧，因為存在於我們之間就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有人認為隨和才會快樂，亦有人覺得固執才是美德。因此有人會勸您們讀書勿忘娛樂，尤其是在大一大二的黃金時代，更要好好把握機會，得快樂時且快樂；可是有人卻義正辭嚴的告訴您們要將時間都花在書本上，甚至有一年級便要讀三年級功課的論調！我們自己的衆說紛云，增加了大家的徬徨，使您們有無所適從的感覺，實在是深感抱歉的事情，不過我們大多數人的意見都認為假若是行有餘力的話，偶然涉獵一下高年級的課程是可以的，但也不必將全部精神時間花在這上面，畢竟學不躐等，古有明訓。且看我國的中小學教育的課程，比起美國來，要超出他們二、三年的程度。因此我們的中小學生的功課壓力很沈重，常常為升學的事情擔憂，而美國的



中小學生卻過着無憂無慮的少年生活，但說到將來的成就，他們卻絕不遜色，畢竟一二年級是黃金時代的生活。多交些朋友，多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培養一些課外的興趣，以一顆愉快的心情，來準備將來的功課，不要先被那些您們暫時還不懂的東西嚇怕了，反而得不償失！

至於社團活動方面，有人很熱衷，有人很冷淡，熟好熟壞也是見仁見智的事情。無可否認，參加社團活動確實可以訓練自己將來在社會上的處事能力，但有些祇憑感情用事，充滿是是非非的小團體，則以不參加為妙，因為說不定有一天自己也被捲進這是非的圈子裡，那就不值得了。

畢業感言

●「七年一碗陽春麵」，淡淡的，輕輕的便過去了



。多年來大學生涯中，學校給我們的不是沒有，但也說不上豐盛。畢竟醫學範疇浩如煙海，餘下的便要靠自己繼續不斷的努力了。

●剛進入北醫時，快要畢業的學長說：儘管時代在瞬息萬變，但在北醫只有小變甚至不變。回憶起來，頗有同感。唯一年年不同的，要算是每個學期的註冊費用了。從當年的四千多元，現在卻已突破一萬大關，幸好總算畢業了，不過卻為以後的學弟們有點擔憂！

●七年一覺北醫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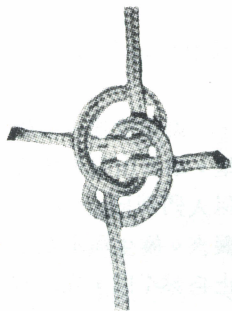
大一大二 郊遊、舞會、西門町。

大三四大 解剖、病理、微生物。

大五六大 咖啡、美酒、檸檬汁。

畢業了 愛情、文憑、醫生夢。

結



當我們站在小圈圈裡，高談闊論，得意忘形的時候，站在小圈圈外的大圈圈裡的一群兩腳動物，他們看着那些小圈圈裡的兩腳動物的我們，他們究竟用甚麼眼光來看我們這些怪物呢？我們不明白這些小圈圈、大圈圈是誰劃下來的，總有一天我們會把這些圈圈擲還給他們。

我對僑生的認識

唐仔

中國人似乎特別具有地域觀念，老是喜歡將自我歸屬於那一團體，這種主觀自我認知的意識，當然有其利弊。譬如說，你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好比撒哈拉大沙漠中）遇到一個兩隻腳的動物，恰巧他的膚色也跟你差不多，而“二人”談話間又獲知“你倆”竟是中國人，巧的是竟又是同一省 同一縣，甚至同一鄉的話，哈哈你“哥倆”（現在關係不同了）如果不覺得相見恨晚或三生有幸的話，我就輸你一塊錢。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在本國卻又往往因此意識觀念（宗族、地域觀念）而造成外國不知那位先生所謂的一盤散沙。所以總編老爺給我這題目實在是不太像話，不過既然命諭已傳達下來，不遵旨照辦恐怕以後要借錢就有問題了……。

僑生有個極為重大的特點，就是大部份的人都會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坦白說這個特點有時使得當為本地生的我不敢領教。譬如說，一個本地生和一個僑生正談得志同道合時，忽地另一位僑生插進來，於是情形立刻改觀，只見二位僑生歡天喜地指手劃腳的大談闊論，那可憐無依的本地生則孤苦伶仃的站在一旁，有時看着地有時望着天，不禁喟然

仰天嘆曰：「吾道已孤矣！」

僑生還有一個和本地生不太一樣的地方，僑生互相之間的向心力很大，我想這是一種強烈的意識觀念，根源於互相認知認同的潛意識以及大致相同的生活型態。基本上這是一種保衛機轉，大夥兒得以互相照顧以適應生活型態的變遷。不過無可諱言的，團體內向心力愈大則團體內各份子對外的排斥力必然愈大，因此對外的溝通必然相對的減少，團體內外的溝通減少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所謂的無形之溝——這我們暫定名為團體溝好了。當然此溝的形成雙方都必須負部份責任的，不過這種向心力的形成無疑的佔了一個不算小的因素。

至於其他的問題或許存在，但我以為大都屬於個人心理問題。正如任何團體一樣，個體的好壞總是參差其間，況且所謂的好壞又該如何下定義？所以我對僑生的看法是中國的一份子，與其他中國人沒兩樣——同樣具有優點同樣具有缺點，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優點」比「缺點」「多一點」。

我對僑生的認識

陳敏銓

高一下自故里轉學台北建中，坐在教室最末一排的一角……。只記得在人生地不熟的困窘下，鄰座的幾位同學曾迅速、主動地伸出援手，幫我解決不少疑難；當時，那份瑩潔可貴的同窗情誼著實使我不更事、甫出遠門的自己，感激不已。直至今日，這幾位同學的神采相貌仍然鮮活明晰，長叫人掛念心頭；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負笈祖國的僑生。

大一時有幸被選為乙班班代，跟班上的同學開始有很多的接觸。不好久，我欣然發覺一股強固的凝聚力在這個班級容易被喚醒且存在持久的事實，而六三一的全體僑生，無疑地，是這種難得的團體素質之最大關鍵。

以往我所欣賞結交的朋友，大都沒有偏狹的地域觀念和霸氣的種族敵視，我個人也常認為：當忠誠的國民被聚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被升起時，號角聲已然涵容了一切——不惟融鑄了血緣和歷

史；也攪勻了文化和生活。直是之故，在民國六十年前後，當「大專院校內僑生和本地生的綜合比較及其相處的問題」被大學雜誌視為探討和剖析，甚至幾經宣染終淪為筆戰的焦點時，我並沒啥興趣。從心理醫學的觀點來說，大家都同意：一個身軀略有缺陷卻擁有積極樂觀想法的人，他們對旁人唯一的期盼就是『把我當正常人看待』，而斷然不是「倨傲地加以摒斥視為異端」或「婦人之仁式的濫情施捨」。外在有缺陷的人都曉得汲汲於建立內在的自尊與自信，更何況是身心兩皆健全的大專僑生。因此，當極少數分子因囿於成見，而一味武斷地以二分法大作「僑生」與「本地生」的定性歸類學，全然無視個體的差異以及我們適應、提昇的潛能，相互溝通，了解的誠意時，常叫人憎惡不快。

某些場合，我在校園裡偶爾可聽到「期末考抓不到我的啦！反正成績有僑生墊底……。」，諸如此類的無知戲言；斯時，我常覺得該為很多人打抱不平！

我當然曉得有很多認真勤學、功課好的歷屆校友都是僑生，除此之外，這些年來個人參與社團的一點經驗中，也認識很多才情洋溢，敬業向上的學長。他們的見解器識以及待人處世的肫誠鍊達更是叫我敬佩不止。

如果說小小拇指山學園裡的大學生活，真能提供給我們一個從從容容成長的機會，我要誠懇地說：這是因為周遭很多來自遠方的僑生同學替此間填注了團隊精神，為我們拓寬了眼界。



我對僑生的認識

無根蘭

僑生就像一個離鄉背井很久的人，當他回到故里，舉目所見是家鄉的種種景象，感到十分親切，但人們却已大半不相識，一陣陣落寞、孤寂，迎面襲來。僑生與本地生由於生活環境的差異，言行舉止自然不同，在北醫熙來攘往的人群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那一個是僑生。

僑生因其僑居地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形態。一般說來僑生具有相當獨立自主的個性，而且一般常識的水準也比本地生高，因此讓人有比較成熟穩重的感覺。僑生大概由於離家較遠，彼此之間有強烈的認同感，比本地生團結，感情也比較融洽。但也因為太過強烈的認同感而引起與本地生之間的隔閡，甚至引起排斥或衝突。很多僑生喜歡（或由於習慣）在大庭廣眾之下，以僑居地的語言交談，尤其是香港來的僑生多，以廣東話高談闊論的時常可見。由於本地生聽不懂廣東話，以廣東話交談就好像是忽視了本地生的存在，無形中會造成彼此之間的隔閡，僑生們應該多加注意改進。

由於語言的不順，生活習慣的不同，一般說來僑生往往沉默寡言，落落寡合，功課方面也比較不能與本地生並駕齊驅。當然也有不少僑生心胸寬達，廣結豪友，成績名列前茅的。事實上本地生也大多能體會僑生們隻身返回祖國，舉目無親的處境，只要僑生們開誠佈公，互相切磋琢磨，本地生應該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僑生中大都循規蹈矩，但也有一些人或許由於僑居地的生活情況，價值觀念比較不同，所以才往往可見長髮披肩，大喇叭褲，高跟鞋，男女莫辨，無視於在此地的習俗禮法。在我以為僑生們既然入境就應該隨俗，更何況這裡是自己的祖國，所遵循乃是我們自己的傳統、禮法。不應該把僑居地的種種帶到純樸的北醫。

總而論之，僑生們一般說來還是太過於封閉，應該多與本地生接觸，尤其是可因此多磨鍊自己的國語能力，身為中國人國語都講得不太流利，真是愧為炎黃子孫。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一起生長在

中國的土地上，且讓我們去同為國家民族而奮鬥，揚名於世界各地。

我對僑生的認識

閻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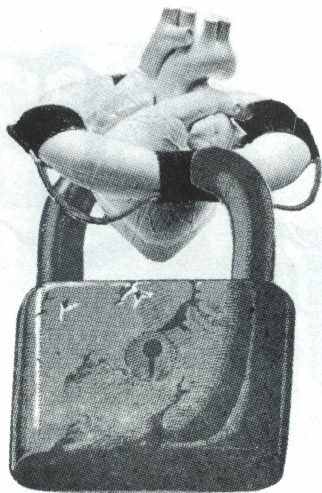
剛進大學的那時，初次接觸到了僑生。當時的感覺如今想來實在好笑。由於他們的語言迥異，座號較後，衣著也略與本地生不同，吃飯更是常在廣南、經濟。因此，無形中是有著鴻溝的。但時間填滿了這一切。如今，我的知交裡也有僑生，我尊重的朋友也有他們的影子。於是了解了、體會了，也喜歡上了他們。

最早的時期，我能從衣著外型分辨他們。印尼、泰、馬來的衣著比較鮮明，香港、澳門特別生則較多衣冠楚楚的紳士。而後由他們的說話舉止，也能知覺出他們間的異同。而後，認識、相知、乃至於相熟，便再也不覺他們與本地生有何不同，他們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生活著、思想著。更由於離鄉背井之苦，不由得更對他們肅然起敬。

或許是由於僑生們，曾見滄海之濶，胸襟也自然的寬廣，講起話來似乎比本地生開朗，而更由於曾體會異國之艱辛，對人生的看法也執理智的態度。這與本地生的觀念相較，我們似乎稚氣了許多。僑居地的色彩、外國的思想，由他們的身上散播到我們周遭。由他們說的趣事、恨事、以及陳年故事，對他們的淵源逐漸認識。那僑大先修班的日子，那異國打工賺錢的生活，以及那兩地跑單幫的賺錢方法，都使我們為他們這群人的生存奮鬥，發出一聲真誠的讚嘆。

除了生活、思想外，課業的繁重給予他們更多的壓力。僑生們之間似乎潛在著學長制，除了課業輔導、書本筆記之轉借、考古之移交，都比本地生更溫暖更有著嚴正的意義。或許由於語言的部份障礙以及心理因素，常使十分努力的僑生同學功課並無起色，而本地生同學對此問題，也毫不關注，於是僑生之間的聯繫較我們更密切，他們互相依附著，大家一起解決眼前的問題，未來的難關。這種友情、溫情，實在值得冷漠的我們學習。

只要時間久了，僑生與本地生之界限自然模糊



了。本地生拉著他們學廣東話，僑生們也漸能用本地話口吐三字經。大家夥不再分區域，吃在一起，喝在一起，玩在一起，放假節慶也膩在一起。往往到了年節，僑生們成了本地家庭的座上客。時間久了，有的甚至成了本地嬌客。一切便不再有區別，除了一點口音的差異吧了！

僑生與我們，雖有著文化背景的差異，但終歸血源是相同的。憑著脈管裏炎黃子孫的鮮血，我們應該關懷他、體諒他、幫助他，因為我們皆是華夏苗裔。